



“古典乐越做越死”必须跨界

宋思衡：有新东西文化才能进步



“文化青年说”
系列报道之七

宋思衡一直很忙碌。两次专访他，第一次，是他被宣布成为5位青年艺术家之一，踏上上海扶持他们的“粉墨佳年华”这个平台，11月，这个平台给他举行纯古典独奏音乐会；第二次，他是为自己新一年的多媒体钢琴音乐会“咪咪噜外滩迷失记”，参加主办方的宣传。

两次采访，他的身份不同，第一次，他是古典钢琴家，第二次，他是跨界音乐人。“我是想让古典乐焕发生机，但也被批评是‘不务正业’，”他告诉青年报记者，“但我认为我做的东西有价值。你有你这代人奋斗和坚守的东西，但我也需要创造点东西出来，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传承的同时，不断进步、不断突破。不能说老是做跟以前人一样的事情，这没有意义。”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青年报：你在古典乐上的成绩已经很辉煌了，为什么要玩跨界？

宋思衡：现在的古典乐被越做越死。李斯特那个时代，女孩都欢呼着往台上丢手帕。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即兴演奏也是出了名的，现在的作曲家不干这事了，艺术的活力在衰退。另外，从上世纪开始，随着作曲家越来越少，音乐演奏家开始不断重复诠释同一首曲子，并且开始自我标榜，神话演出台上的自己。音乐会原带互动性的欣赏习惯发生质变，观众与音乐家之间也产生了隔阂。

青年报：上音附小、附中、上音，然后再出国，那个时候想过玩多媒体、玩跨界吗？

宋思衡：那时候没有。这是互联网造成的。我们读书时没有互联网，大家有一说一，该怎么怎样，我认为是对的。现在互联网的东西多了之后，我觉得学生在接受方面反而有了障碍，因为太多了，所以他要去把一样东西学精是很难的。后面你要跨界，要有个依托，就是你的专业素养要是很好的，否则你的跨界就只是跟别人一起玩票，从艺术上没有说服力。

青年报：在古典乐比较繁荣的欧美，跨界的现状如何？

宋思衡：欧洲比较趋向于专业化，特别先锋的演出就特别先锋，传统的就特别传统纯古典，每一方都有小众的群体在支撑着。欧洲对电子音乐的探索、对科技的探索，都有专门的学院、专门的实验室来做，比如电子音乐实验室，是政府投钱的，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

美国是另一种模式。很多实验性的东西，都会转到产业化。像拉斯韦加斯的演出，很多都是一开始实验室里试验出来的，然后就去演出，娱乐性的东西相对较多。欧洲的试验成果就是纯艺术、学术化的东西。

青年报：那上海有可能成为中国

在古典跨界方面的先锋吗？

宋思衡：中国发展时间有限，需要时间来沉淀，不能照抄美国和欧洲，需要找到自己的路。这方面上海有很多人在做，也做得不错。但上海乖宝宝比较多，听父母的话，这就有一种保守的趋势，不太敢闯。需要你押上身家性命时，不像北漂那样豁得出，这方面需要加强。

当然，相对保守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因为有好的文化传承，以前的东西占了那么多，不是能够轻易创造新的东西的。其实我们一开始遇到的压力很大，最简单的就是说不务正业。但是我认为，你有你这代人奋斗和坚守的东西，但我也需要创造点东西出来，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传承的同时，不断进步、不断突破。不能说老是做跟以前人一样的事情，这没有意义。现在的东西，即使有不成熟和怪异的地方，但这是你的东西，将来它会发展成什么样，你说不准的。

青年报：那你觉得在上海做跨界古典，能做出大师吗？

宋思衡：我觉得不要设硬性指标，不要急。你用什么来定义大师？你自己都还没想好。你比如说谭盾，50年前大概不会有人认为这样搞会成为大师吧？艺术是不断在进行颠覆和突破的，所以不要说大师，而是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去创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像高晓松说的，诗和远方，不要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房子车子，这才是关键。

也很难用受欢迎程度和票房来考量大师。布鲁克纳是大师吧？但在世时被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根本不懂音乐，演出根本没人听的。这个标准衡量是有问题的，怎能重蹈历史覆辙？艺术家会尽力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只需要静静地关注他们了解他们就好，只需要知道艺术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就好。



【前辈点评】

跨界尚未统一 年轻人值得去做

作为老一代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家，刘诗昆认为，世界钢琴的最热点，已经转移到了中国。然而，他同时也表示，在中国，包括在全世界，“现在有一点众所关注，那就是，当下是处于人类发展过程中科技飞速上升的时代，但相对来说，文化并未飞速上升，甚至从某些角度来说，某些艺术还像剪刀差一样，在飞速下降。”

在文化下降的时代，他也在关注一些创新和探索的东西。“像多媒体的探索，其实，严格来说，还不是正规的、正式的、纯粹的音乐艺术，而是音乐和电子、文化和科技结合的、带有一定新鲜感、娱乐性、满足人们好奇心，把当前资讯技术和传播系统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他说，“现在不仅是钢琴，别的艺术形式，搞跨界，做的人很多，门类也多，也确实，它们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统一的流派，不过，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年轻人，就应该去做、去闯。”

他说，所有的艺术，都需要创新，“不要说艺术，哪怕就是做服装的技术，也一直在探索，哪样做更好看，能长久得到人们的认可。我没法说鼓励或者不鼓励，它是一种现象。就像我鼓励手机的发展？我没这个资格，但我希望手机越来越发展。当然，发展中会带来很多问题，这需要解决。”

点评人：刘诗昆（中国老一辈著名钢琴大师，中国文联全国委员，国家大剧院的艺术顾问，中国交响乐基金会理事，包括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29所中外音乐学府的荣誉教授、客座教授）

▲宋思衡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将钢琴艺术与市场对接。

■文娱速递

“又丑又土”杨志刚： 观众的吐槽我都认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不管是《将·军》中的虞小白，还是《红娘子》中的梅贤祖，抑或是《勇敢的心》中的霍啸林，杨志刚的大少爷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经被冠以“大少爷专业户”的名号。不过，近期江苏卫视和天津卫视热播的传奇剧《大秧歌》中，杨志刚的“落魄”形象难免令观众心生落差感。

杨志刚告诉记者，被观众奚落为“又丑又土”的造型，实际上是自己有意而为之，观众的这些反应也在意料之中，“最开始造型完，我对着镜子自己都很惊讶，觉得认不出来自我。我记着有一次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媒体去探班。记者在人群里根本都找不出来哪个是杨志刚。所以这也是这个造型的成功之处。”

在杨志刚看来，剧中的角色除了形象上和过去有很大差别外，“这个角色跟我之前演的富家大少爷出身的纨绔子弟不同。他是一个要饭的出身，从小行走江湖，有小伎俩、鬼点子，但是个性中带有顽皮可爱的部分。这也是这个角色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杨志刚说道。

导演郭靖宇素来擅长描摹长篇传奇剧，《大秧歌》也不例外，其中，男主角杨志刚一人就有两千多场戏，几十万句台词，这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讲都是巨大挑战。“台词不仅要准确无误，而且要说快。”杨志刚坦诚，自己为此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毕竟以前大家都吐槽我说台词太慢，《大秧歌》更赶上《勇敢的心》热播，观众没少埋怨我。”杨志刚玩笑着说，“台词尽量快点说。快点说台词没问题，那就需要而在前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

这个过程对于杨志刚来说是段难熬的回忆，“我其实在拍摄的300多天，每天真是过着晚上背词，白天说词的生活。”至于观众的吐槽，他淡淡一笑说：“都认。”

《超级育儿师》 上海站落幕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由TOP娱乐和安徽卫视《超级育儿师》联合举办的《超级育儿师》·超级宝贝选拔大赛上海站于近日圆满落幕。现场气氛活泼温馨，萌娃宝贝们的精彩表演，不仅吸引着评委老师们的目光，更是让众多多宝爸妈高举照相机，拍个不停。

本次比赛所请的几位老师要求严格，眼光颇高。即便这样，他们仍然被前来参赛的宝贝们一次又一次地惊艳到了，多才多艺的宝贝们也让评委直呼：“现在的小朋友实在是太厉害了！”

激烈紧张的比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形式，令评委们难以抉择，现场的气氛也一度紧张到极点。经过评委们的多次商讨，最终在当晚决出了最优秀的三位小宝贝，获得最高奖项，相信他们将来会在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宋思衡简介】

宋思衡是80后最有成就的钢琴家之一，他在众多国际大赛中获奖，并都创造了华人最好成绩。特别是2004年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五大赛事之一，第六十一届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国际钢琴大赛中，他历史性地成为了六十多年来第一位摘取桂冠并荣获多项特别奖的中国人。不过，他在国际乐坛的地位不仅仅由他所获得的众多国际大奖，更是由他辉煌的职业生涯所奠定的。如今，他在坚定不移地推行多媒体音乐会，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